

Romance 小说馆003



爱不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不说/飞樱著. —阿图什: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, 2004.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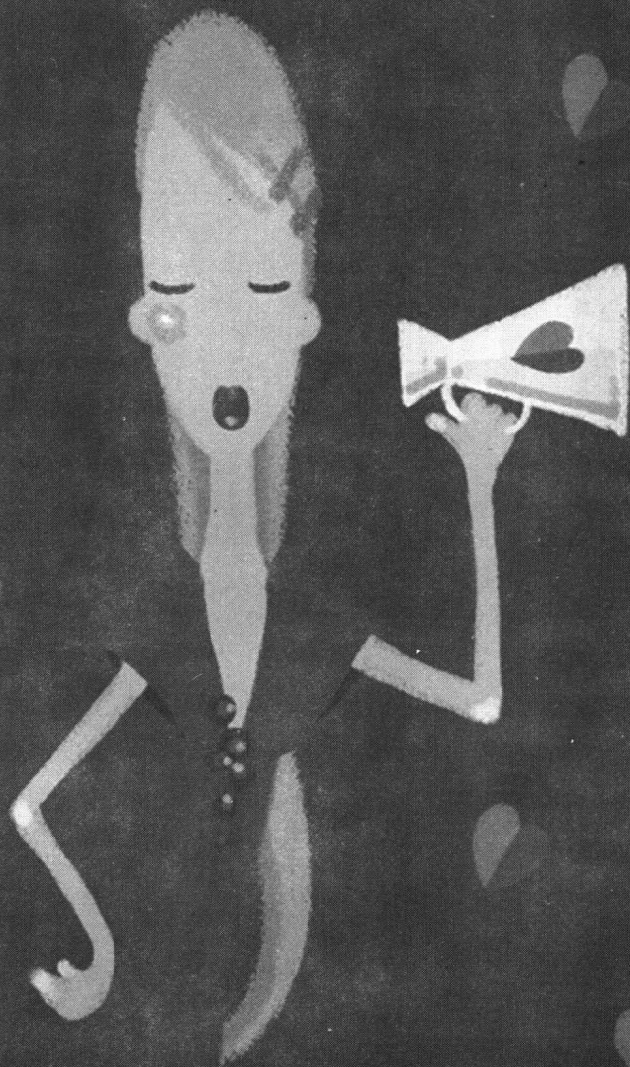
(罗曼史小说馆. 第1辑/赵小丹主编)

ISBN 7-5374-0491-7

I. 爱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7100 号

丛 书 名	罗曼史小说馆(第一辑)
主 编	赵小丹
本 册 书 名	爱不说
作 者	飞樱
出 版	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
发 行	新疆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东升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96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
书 号	ISBN 7-5374-0491-7
定 价	120.00 元(全 8 册)





1

我是一个凶女生，我的恶名传遍全校。不过我要事先声明一点：我绝不是太妹，而且，我还是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。从国小入学开始，功课没有拿过第二名，班代也没有当过副的。我不调皮爱闹，不打架骂人，不挑衅滋事。我不自立山头，没有亲卫队，敌人的数量比朋友多出许多倍。

为什么我做人会失败至此呢？我找不到答案。朋友这个名词，对于我来说，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寒星。我在同一所学校待了九年，但交到的朋友少得可怜。

现在我是这间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一应俱全的学校“风采学园”里的高一“新鲜”人。虽然号称新鲜，但是比起那些千辛万苦从别的国中考进来的真正菜鸟来说，我可以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老鸟，很有倚老卖老、说天宝遗事的资格。

哦，忘了提一句，在我们学校，“班代”这个职位不是“倒霉”、“歹命”、“惨被设计”等等贬义词的代称，而是“权力”“能力”“行动力”等等强势力量的体现。因此，连庄三

爱
不
说



年半的我，可以称得上一方神圣；至少在势力范围之内算得上土地神，管尽大事小节——

今年我没有当班代。事实上，我下野已经有多年了。国小四年级莫名其妙被老师从班代宝座上掀翻下来，从此我就隐居山林、淡泊明志了。

虽然从来都咽不下这口恶气的我，经过了一年的短暂休养生息之后，于国小毕业的那一年东山再起，一举登上国小学生会会长的宝座，算是报了一箭之仇。不过我从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兼善天下不如独善其身，所以我在国中三年，除了读书还是读书，完全不沾一官半职。



世事流行变了又变，我的生活方式却始终如一——这也应该算是“专一”的一种吧？

而且，我的朋友虽然有很多，但是我的“死党”，却只有一个。

姚可威，马马虎虎也算得上我的青梅竹马。从国小开始一路同班，甚至还做了七八年同桌——这种缘份，看在旁人眼中是“两小无猜，日久生情”的标准样本，可我们都心里清楚，那还差一点点。



其实我们的交情，在国小四年级之前，并不算密切。他是个极度腼腆的男孩，而我家教严格，也不允许我主动去和一名男生搭讪。所以起初的三年，我们的交往、谈话仅限于课业上的交流。那时候风光无限的我，眼里是无暇注意别人的。

但是自从我莫名其妙得罪了副校长和训导主任，被他们一脚踢下宝座之后，立刻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所有从前的“朋友”都离我而去，我顿时陷入空前的孤独。

这个时候，姚可威不知道脑子里中了什么邪，那套骑士精神发作，在我错愕不信的反应之下，他仍然对我诸多关照。至今，我仍然难忘，当我哭泣着对他发泄我的满腹冤屈之时，他那微笑着轻轻的一句：“我相信你！”是多么的震撼我心。

话又说回来，我已经“在野”多年了，从国小毕业开始就两耳不闻天下事，这么多年，也让本性爱搅局、惟恐天下不乱的我过得有些烦闷了。正好这几天，班导师找我主办一个年级同乐活动，我就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，搞得沸沸扬扬、轰轰烈烈，路人皆知。

加上我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



“征好诗”活动。结果反响异常热烈，连不同年级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都找上门来投稿，演变成“全校同乐”的局面。

同乐日到了，大受瞩目的“征好诗”活动也该揭晓得主了。评审都是各年级的老师 and 学生会成员，我这个没有一官半职的平民，当然只有劳碌命，而没有“评审命”了，枉费一大群好奇宝宝的紧逼追问。

在校园一角，临时搭建起来的高台上，主持人正在大声宣布名次。一边宣布，一边就会当众发奖。场面很热闹，人潮汹涌，好像彩票开奖。

我和姚可威从旁边经过，也停下脚步看看热闹。主持人很卖力地叫着，“三等奖，《相遇》，高二丙班，沈洁菲；《不再等待》，国三丁班，李志颐；《飞》，高三乙班，徐书苹……”

等待着冠军得主出炉的空档，我偏着头，凝视姚可威的侧脸。他温和的个性和骑士风度，为他带来了许多女生的爱慕。今天，会让他的可爱之处更多一项么？

主持人大声宣布：“一等奖得主，《流水》！高一甲班，姚可威！”

潮水般的掌声响起，人群涌向我们。而那个幸运的



得主姚可威呢，一脸的惊愕和莫名其妙的表情转向我：“夏落雪！你说说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我巧笑着躲避他射过来的两道杀人眼光，“这个吗，当然就是‘你’的实力得到评审青睐，金榜题名了啊！恭喜恭喜！”

他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：“夏落雪！你给我记住！”但是他没有机会把我先痛扁一顿出气了，因为人潮已经涌向他，簇拥着他上台去领了奖。

我好整以暇地倚在一棵树下，看着他不得不虚情假意地作一番获奖致词。他并没有拆穿我，而是将错就错，简短地说：“感谢大家的支持！我不胜感激，谢谢各位！我会继续努力的！”就走下了台。

我双手环抱在胸前，满面笑容地等着姚可威从台上走下来。我看见人群中，那许多双崇拜爱慕的眼睛。突然，我觉得很生气。

他明明已经很完美了，我为何还要傻到为他再创造出新的优点？这不是给自己惹麻烦么？想起那堆摆不平、收拾不完的爱慕者，我的脸苦了一大半。

这种无意中摆出的哀兵姿态，却让姚可威的怒气蒸发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！你想投

爱
不
说



稿,就自己去投嘛!为什么还拉我下水?”

我伸长了脖子,去看他领来的奖品。“可威,我是‘执行总监’呢!如果我赢了,别人会说闲话的!可是我又很想参加,所以才不得已,用了你的名字!对不起嘛!可威,我知道你最好了,一定不会生我的气,是不是呢?”

姚可威挫败地望了我一阵,投降地将手中的奖状和盒子交给我:“算了,我总是说不过你的!你的奖品!我无功不受禄,你自己拆开来看看是什么?”

我接过盒子,迫不及待地拆掉外面包着的那一层彩色花纸和缎带,打开盒子。

里面竟然是一串漂亮的风铃!我目瞪口呆地睁大了眼睛。姚可威也愣了一下,才笑着说:“好呀!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串风铃吗?现在可如愿以偿了吧!”

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串风铃从盒子里拿出来,风铃彼此碰撞,发出清脆的“叮铃叮铃”的响声。风铃的下端,还吊着一张小卡片。

卡片上,以美术字体印着“高一甲班,姚可威”以及那首获奖之作《流水》。

姚可威一看之下,不禁摇了摇头:“怎么还把这个印在上面?这样怎么拿去挂?你的大作写着我的名字……”



唉！”

我反而不介意：“谁说不可以？那首诗的版权有这么重要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妥，就把它想成是你送给我的诗好了！这样写你的名字很正常，版权算在我名下也同样正常……”

姚可威笑道：“落雪，你的歪理很多嘛！”他帮我将风铃收回盒子里，“好呀！我生平第一次的‘诗作’，就送给你啰。”

我突然心情大好，就如自己初次听到他的邀约时，那么晴朗无云的感觉。挽起他的手，我仰头对他微笑：“谢谢你的慷慨。”



咦？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“风采学园”原来还是一个各路三八阿花聚集的地方，一点点的小事就有可能在他们的口里变成一桩天大新闻。

而近期的热门话题则是——各方瞩目的“征好诗”活动的冠军得主姚可威，把所获奖品——一串风铃送给了活动主办人之一的夏落雪。

我恼火地坐在椅子上，怎么想也不能明白这件事到

爱
不
说



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校园里沸沸扬扬：一下说我是偏心，所以操纵了评选，把首奖给了姚可威；一下又说我和姚可威本来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所以我主办，他获奖，也是理所当然……

啊！我快疯掉了。为什么大家总是以有色眼光看待我？我不明白。我的个性并非生来如此，但是遭遇却是一成不变。

当我念幼儿园的时候，个性柔弱得见风即倒，但是却依然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。遭到孤立和争议的日子，我真的已经过了太久。那时候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做朋友，她的名字叫陈华蒙，是个典型的男人婆，有一颗爱打抱不平的心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在上了不同的国小之后，就失去了联络，我对她的感激也就无从提起。

还好国小从报到那天，我就被班导师安排和姚可威坐同桌，也因此认识了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当然，那个时候，我还是怯生生的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——

“嘿！夏落雪，几天后就放假了，你难道都没有什么计划吗？”在满教室恼人的喧嚣中，我耳畔突然响起一个温和的声音。



我疑惑地转头，姚可威带笑的脸庞映入我的眼帘。看着他以一只手托着头的悠闲样子，我错愕地问：“你……是在和我讲话？”

“是啊，不然还能有谁？”姚可威显然对我的反应也出乎意料。他看着我的拙样，扯起唇角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：“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可好？”

我当场整个人呆掉，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来：“什……什么？”

“你听到了。我不重复第二遍。”姚可威突然将头转向另外一边。但是，我却看到了他小麦色肌肤上泛起的不明显红潮，心情突然飞扬起来：“好。”



今年校庆的新招层出不穷，除了“征好诗”活动重出江湖之外，还规定每班排练集体节目，再评选出冠亚季军。这一下，每天放学后，各班教室都鸡飞狗跳，排练进行得如火如荼。

就说我们隔壁丙班吧，竟然在练舞！天哪，那天我们班有人埋伏在窗子下面偷看，结果笑得快没气了，据说一个个都像极了大猩猩抽筋。



不过我们班也因此得到教训，就是坚决不可自曝其短，白白引人发噱，落人笑柄。所以班代大人决定排演一出感人的舞台剧，据说可以掩饰大家不擅歌舞的缺点。但是班代阴险之处在于，他以自己长相恐吓为由，堂而皇之作壁上观；而平时人缘奇差无比的我，突然变成了惟一的救世主，人人都来拍马奉承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请我出任女主角。

我自知双拳难敌众手，只得迫于大家的信任和抬爱，“愉快”地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姚可威那边，也几乎就是被硬拉上舞台的。他在教室另一头，黑着脸看我，我也回报一个苦笑，大有同是天涯歹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。

这天，终于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。我扮演的女主角，要对着姚可威的男主角，说出一番告白的话语。之前的排练，我们总是跳过去，不然就是笑场作收，从来没有成功过。因为当着那么多人，实在是太尴尬了。可是今天是不得不正式来真的，所以我和姚可威都诸多不自在，尽力避免提及这个话题。

我们进行得很顺利，很快就到了那令人尴尬得半死的一幕戏。听说这个剧本是班代以及班上的几名秀才一起集思广益、脑力激荡的结果，但是我还是怀疑这是一个



早就计划好的圈套：先写好剧本，然后让我和姚可威来演，光是噱头就足够让我们赢得最多注意力，进而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了。

我深呼吸，然后拉一拉身上那件淡紫色的连身洋装。它是管服装道具的同学找来给我的，长度在膝盖上方十公分左右，让我觉得很习惯，每次都要小心翼翼，防止一不留神走光的危机。

姚可威已在台上说着台词，坐在车站的长椅上。我做出满怀心事的样子，拿着一个小巧的背包走上台。然后，就是事隔多年，男女主角又在火车站意外重逢的剧情。我们开始短暂的攀谈，然后就陷入沉默。

我演的“可儿”试图和男主角“家明”聊起从前的事，但却发现只是徒增忧伤；“家明”也试图探问“可儿”的近况，“可儿”以夸张的语调答道：

“喔，当然是过得很好啰！唉，我最近正打算和男朋友分手呢！俗话说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！”

可威演的“家明”以低沉的语调打断了我：“可儿，你……真的过得好吗？这样的生活，你真的感到快乐吗？为什么在离开之后，你不肯再和我联络？”

“可儿”尖锐地大笑，“喔？我有吗？那可能是因为我



太忙了吧！你也知道，我忙着享受新的生活、忙着交新的男朋友、忙着体会被人捧在掌心里的幸福……呵！我现在才体会到蝴蝶的快乐：不从一朵花上飞走，怎么能寻找到更美更香的花呢？何况，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说什么？”

“家明”的痛心显而易见：“可儿，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你不会这么想的，你只是为自己找一个借口罢了！”

“可儿”的笑声更大了：“哦？借口？我是做了什么罪不可赦的事情，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借口？家明，不是我说你什么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面，你的个性还是没有改呢？拜托，你再这样子下去会吃亏的！”

两人渐渐话不投机。“可儿”要搭对面的列车，因此就走到对面的站台去，和“家明”默默无语地隔着两条铁路线，遥遥相望。

“家明”所等的列车缓缓进站，他突然用力地对“可儿”大喊：“可儿，你……好好保重！我知道，你不是传言里所说的那种人！我相信你！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但是，带我的祝福一起吧！”

这一句是他们六年以前分别的时候，他所说的话，顿时，“可儿”热泪盈眶。对面的列车已经进站，她看不到



“家明”了。她噙着泪水，也不管“家明”是否能听到，就高声地对着对面的站台喊道：

“你一定不记得，我送给你的那本书上的句子了吧！可是，那是我一直以来，很想很想对你说的话呵！‘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不是天各一方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……’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，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很想对你说这句话，但是……我竟然没有机会了！我从没有想到，我们会有分离的一天！你一定还是听不到我，当我终于有勇气说出来的时候，你竟然还是不会知道……”

演到这里，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，完全没有一丝犹豫，伴随着泪水，我完成了这最困难的一幕。看来很多人都读过那本小说吧！因为当我讲出小说里的句子的时候，看见台下很多人，都点着头，有些女生甚至还在流泪，拿手帕擦着眼角。

舞台一侧的风扇吹了起来，制造出列车开动时的气氛。我的洋装被吹得裙裾飘动，喇叭里适时地播放出齐秦的《丝路》。我听到台下如潮水般的掌声。我的裙裾和长发随风飘起，有一种莫名凄凉的感觉。

如果还有结局就好了……我如此想着。但是，很可